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二七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七

鴻猷錄十一

高岱

誅曹吉祥

內官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吉祥皆監督戎務號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爲爪牙腹心英宗復辟時迎

駕奪門多藉此曹力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石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革惟吉祥以庇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橫弟姪皆據要地姪欽封昭武伯與石亨

輩相表裏擅權賣官鬻獄贖貨 無獻上初念其功

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後漸不能堪稍

稍厭薄之嘗與大學士李賢語及賢因奏曰陛下復

辟此自天命有在羣下不當貪天功為已力耳當時

亦有要臣者臣不敢與 上駭問故賢對曰使先期

謀泄 景皇帝覺推問事由羣小固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何地 景皇帝晏駕羣臣表請 陛下復辟

此自名正言順又何用奪門為功奪之一字豈足垂

訓後世且所奪何門也羣小不過為其身富貴啣耳

豈實有忠 陛下之心哉 上大悟會石亨敗 上

益疎抑諸稱迎復者吉祥遂怨望懷異志令欽糾其  
黨謀不軌天順五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  
鏜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陞辭出師欽等  
遂謀以是日爲亂欲乘機殺馬昂孫鏜等擁兵入大  
內廢上居南宮立皇太子爲帝事頗泄恭順  
侯吳瑾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安門告  
變傳奏入是夜命執曹吉祥于內廷欽等不知也及  
期欽及弟鉉鏞鐸率蕃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門  
門閉不啓欽等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逢杲  
第適杲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

得任錦衣衛稍禁戢欽欽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  
百官候入朝多至待漏署中間甲馬馳驟聲謂征陝  
師出也旣乃大亂百官多亡匿欽遂執大學士李賢  
于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  
遂杲譖毀返欲相害因擲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  
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旣除之可  
卽請命欽曰爲我草疏進卽令人拘賢亡何又執尚  
書王翱賢就翱所索紙爲草疏同翱自門隙入之少  
選欽等縱火焚長安門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馬  
昂不得又欲殺李賢王翱不果賢被刃傷昧爽孫鏜

領兵至圍之賢翔得脫走是日大雨鏜督兵轉戰王  
師漸集吳瑾馬昂等皆會大戰于東華門外瑾為欽  
所殺諸將奮擊斬鉉及鏘于陣又斬鐸欽敗入其家  
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蕃將伯顏也先  
縋城下亡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旣誅恐脅從  
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  
心捷報入上以是晚出御午門執吉祥鬻于市籍  
其家以賞將士贈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  
諡莊愍論功封孫鏜懷寧侯馬昂王翔李賢並加太  
子太保餘將士賞賚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畜衆不滿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一殿陛間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祚一皇明諸克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墮損哉其得蚤發預旨而不大聲色梟殲羣逆者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奸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平兩廣蠻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



東遶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砦砦截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今易爲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礪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車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盼盡也諸蠻以此爲隩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極險阨者亦十數虞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

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爲府江週遭蓋六  
百里其中多冥巖隩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  
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侯  
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獯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  
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猺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  
始解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猖亂嘯聚萬人修仁荔  
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  
制率以招撫縻之時朝廷北有虜警未遑問也天  
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  
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

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卽位銳意南討集  
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  
策以招撫旨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  
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  
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  
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略可任乃擢雍爲  
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  
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  
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闔外之事一以屬雍 制  
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

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腹心既潰諸虜之賊假息游魂耳何煩于逐乎舍此不啻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

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卣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翦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嵒密箐人不旋踵且瘴癘爲毒不可深入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賊聞大兵至爲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

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爲防哉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今我兵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褫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叅將孫麒高端等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全楊璵張剛王玘等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叅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

旣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  
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  
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竝進夾攻  
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胞古營牛腸大  
岫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拒  
之雍令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大箭  
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  
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  
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  
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

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彛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効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爲流官之副彼皆感恩旨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謂別類獞人國初曾克戎伍近用兵時



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卽本地開設千戶所  
因其故俗卽以李慶爲之酋帥統之而以故酋裔爲  
吏目亦可羈縻獷悍藉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虔數  
事奏上上下上皆嘉納之卽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  
爲知州屬潯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擢雍左副  
都御史開府提督兩廣戎務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封  
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賞賚有差兩廣遂平  
論曰嶺南諸蠻有猺獠狔獐而猺類最多大抵言語  
侏離服食詭穢巖壑林菁之與居狐狸豺狼之與羣  
本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致亂之由皆華人姦黠通

山者誘之治法在簡其約束禁其招誘不失吾信義而已彼潛安窟穴則慎勿苛擾稍肆侵掠必早爲撲滅諸蠻非有包藏不軌之謀騁武中原之志亦豈能爲大患哉惟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甘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令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獮艸薙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材畧可任朝廷委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無孑遺功亦可述然舉十六萬之師

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  
二萬級豈無崑岡玉石之慘邪雖然非雍不能辨此  
也其機要則在斬李英等四人而將士用命蓋已得  
勝筭已 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  
用辛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困先零韓雍則不用  
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有  
同事而異形者固不可執一論也

### 平固原寇

固原土達蒲四降虜把丹孫也 高皇帝平陝西殘  
元部落把丹率衆歸附 高皇帝授平涼衛千戶其

屬散處開城等縣爲民號土達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使自耕食仍胡俗射獵寡徭役家多殷富畜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虜同族類虜入寇多相誘爲姦利間有因事欲北徙者蒲四以貲力雄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避徭役逋匿蒲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掠或謂泰掠牲畜非虜蓋土達張把腰爲之泰亦列張把腰事于介介下其事僉事蘇燮逮問會叅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等斂諸土達賄利爲餽蒲四等謀于其黨李俊俊素奸黠欲從虜者遂以言激蒲四等爲亂蒲四姪蒲

璫初襲把丹職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以介  
燮檄移文平涼衛捕蒲四張把腰甚急衛主者日迫  
璫索之璫素慙不知蒲四等與俊異謀也率家衆二  
十餘人往捕蒲四等蒲四等知之預約結其黨俟璫  
至堡佯許歸罪有司給遣其衆散各家具食盡殺之  
遂劫璫號集諸土達以戊子夏叛入石城石城在衆  
山中去平涼若千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十仞無徑  
路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人前有小  
山高亦數仞山罅皆墻墻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門僅  
容單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

避亂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亂山巉巖人至者恐不敢入蒲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是率衆叛入居之李俊者又招誘諸土達方苦馮傑斂賄多應之衆至千餘人叅將劉清聞之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西陳介與大監黃泌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往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寧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督諸鎮兵討之寧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

蔡祥堡夜二鼓至比曉卽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  
許賊率衆出迎請降有卒馮信者頗知兵言于介等  
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卽行且乏水  
飲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  
計欸我兵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賊驅  
牛羊前而精兵後繼時常乏器械執木槌闔官兵官  
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  
遺軍資器仗甚衆兵有被圍在山者盡殲焉賊乃益  
猖獗凡土達族悉驅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糧運  
或傳其欲窺陝西八月朝廷逮陳介任壽吳琮劉

清馮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涼州副  
總兵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爲左右叅將太監劉  
祥爲監軍率京營兵五千發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  
軍五萬人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  
撫陝西協勦賊十一月朔項忠馬文升等先後至固  
原是夜二鼓聞營外礮聲近營中皆驚覘之無寇明  
旦于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  
衆知爲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畧衆懲前失利  
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忠等乃令善画者畧其山谷  
形分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御史任佐姜



孟倫布政使余子俊叅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  
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  
伏羌伯毛忠都督白王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叅將  
夏正叅議嚴憲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  
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  
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  
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進首失利陣亡  
二十餘人賊死傷亦多衆益懼十三日復會兵往賊  
迎敵佯敗去斂衆入城毛忠麾其兵進諸路兵攻城  
賊極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隘忠戰死賊中鎗砲

死者亦衆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  
往燒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玉中  
流矢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狗  
衆懼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  
勝敗兵家常事况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  
凍賊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晷之乃以捷報言毛忠  
登山偶爲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  
安中外時 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彗出西方衆  
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  
郭登等議恐賊北連虜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

師永卽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  
彭時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飾戎裝待報啓行會忠報  
至 上詔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  
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  
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也  
程信等猶執謂不出師恐遂失關中衆多尤時輕敵  
詔問忠等當益兵否忠請命永率宣大精兵五千沿  
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忠等日  
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  
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

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拉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大兵將回璽先撤兵退兵回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璽兵撤太早也明日令璽俟大兵還行遠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會續調甘州衛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又日短不盡攻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要忠文升等詣城下與語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

甲冑馳逸門外示武又要馬文升文升帥數十騎往叱賊使斂衆入蒲四等訴被劉叅將馮指揮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叅將馬指揮等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朝廷必宥爾死又問蒲濤曰爾被劫入城非反者濤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濤歸營明日賊復設木柵請戰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內有李猗者來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仇殺可乘機勦之忠等議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虛遂令諸營會山下果聞亂少選山上亂矢下射諸營兵仰受敵矢至面無敢避者間用大將軍礮擊城中

賊死傷甚衆但不獲首級時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卽黃河凍虜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虜合患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敢決文升議欲縛木爲廂車渡濠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力者最驍悍蒲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營心甚恐忠等諭慰之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蒲四或殺之來獻朝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力許誘蒲四出戰擒之乃與約戰地于東山口且

令計移其精兵上山爲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整  
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  
延綏將領曰爾暫休今日予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  
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卽蒲四也旣而果有精兵駐  
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約旣有人報曰賊今日射矢多  
向上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東山口而約  
王銳等部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發奮勇  
鏖戰賊人大敗兵士擒蒲四至軍前文升欲乘勝擣  
城內忠等恐猝難拔遂以蒲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  
馳報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驥南斗率衆

出戰官兵輒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爲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卽捕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云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今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爲陝西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散去忠等乃發諸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千級惟蒲四姪蒲能最驍捷逸去詢知入青山洞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并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給軍士惟宥楊虎力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其牆收諸軍士



骸骼起大塚瘞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惟餘賊百  
餘人走據彗箒山會有報虜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  
人伺勦餘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人惟蒲四馬驥  
南斗火敬并各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  
皆卽營中斬之明年正月彗箒山賊首毛哈喇亦被  
誅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各歸農業不問于石城迤  
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改固原千戶所爲固原  
衛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太監劉祥祿米  
歲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升  
王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論曰蒲寇之亂起于邊將之不恤下云雖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狼子野心之衆乃使之聚處邊境密邇塞下吳鮪北泳越鳥南翔能保其百年無異曷哉今降胡多處畿輔之地國家承平彼何敢肆萬一胡馬南牧氣類感召則蒲寇之亂不但固原爾也往也先寇京師聞亦有說幸其驅蕩平定之早耳當時云俟事定處之而迄今晏然何哉五胡之釁往轍具存江統郭欽之說愚于蒲寇事重有感也

入開設鄖陽

鄖在古為靡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

流逋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 國初命鄧愈以大兵  
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  
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艸木  
可採掘食天順中歲饉民徙入不可禁聚旣多無所  
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後之有錦衣衛  
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  
司賑恤之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  
官又多諉非已境內遂日因循至成化元年夏流民  
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  
虎等爲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僞署

置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  
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夏 朝廷以尙書白圭督  
戎務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  
討之師抵南漳永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圭  
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險  
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  
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遁入岩險會  
永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  
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軍門賊  
衆大潰追勦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

僞將校劉聰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  
譖于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劉千斤  
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  
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  
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鬍子復煽衆  
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春朝  
廷復遣右都御史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  
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擬爲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  
遠旣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  
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纍纍來

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險不服者斬首二千餘級李鬍子遁爲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遂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發還鄉者百十四萬編戍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死者不可勝計亡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爲靖亂策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爲著流民說其畧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爲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雍州

事爲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  
賓恐逐之生他變乃卽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  
遂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徃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  
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宣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  
欲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爲土著民者于是大  
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十  
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十餘戶其願留  
者九萬六十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  
之令自懇爲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於是湖廣  
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卽縣地分置卽西縣河南

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三縣陝西  
析商縣地爲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商州又卽  
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  
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  
土着相參錯居經畫旣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鄧州知  
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能吏習知  
其事者爲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  
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  
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還進右都  
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聞之無不



流涕爲立祠焉尋改道宏撫治右僉都御史開府鄖  
陽遂爲定制其後野王剛何淮等倡亂撫治都御史  
隨討平之

論曰驅逐流民唐末曾以之亡蜀也豈不失策之甚  
哉王者有分土無分民移民移粟之政戰國之君且  
行之堂堂一統之盛旣不能賑民使無饑矣乃欲禁  
使不就食乎曠土豈人情哉况中原聚失業之民襄  
鄧恠不耕之土其于體國經野之規容民畜衆之義  
胥失之矣由是觀之項忠之盪定者一時之功而原  
傑之經畧者百世之利也後人蒙已成之業不能平

定安集而至有萌釁孽于承平者亦深有愧于前賢

云

夫由是陽文而忠之德安者一報之故而  
德安不特之士其于黜陟器理之與容且畜養之義  
則不特金于職士道人所漸民中無聚夫業文且業  
師之堂堂一絲之毫猶不拾彈且對無難矣以始禁  
如王春百令土無分只對只對果之如輝圖之否且  
而曰雖我氣只專未曾以文之自廣也豈不夫求之其  
則情平文已任其然也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八

鴻猷錄卷十二

高岱

安化之變

寧夏慶府宗室安化郡王寘鐸性狂誕頗自負術士嘗相寘鐸妄謂法主大貴又女巫每誑之神降輒呼寘鐸天子云寘鐸以此益萌非望緣勢微不能舉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衛學諸生孫景文孟彬史連輩皆以浮誕時往來寘鐸所寘鐸或中酒輒乘醉向景文輩言已當有天下正德三年七月有武弁得入

貨遷秩例周昂何錦就寘鑄各貸二百餘金得遷秩  
爲都指揮而景文等實王盟約自此寘鑄與周昂何  
錦等情好日密時劉瑾用事朝政日亂遠近流言瑾  
將不利于社稷寘鑄等遂懷異旨欲以計瑾爲名舉  
大事正德五年二月瑾遣官往寧夏核實屯田履畝  
加賦使者承瑾風旨妄增田賦數又嚴爲法徵積逋  
守臣仍計田斂貨入爲瑾賂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  
皆憤怨寘鑄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令孫景文家  
寘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  
謂寘鑄多奇徵可輔欲盡殺諸守臣劫衆舉事衆方

怨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曰卽事不就死無恨也遂  
軟血盟計定衆散去景文以事報寘鑄寘鑄令人往  
平虜城說戍將及素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各  
集衆待報時游擊叅將仇鉞聞虜警帥兵出玉泉營  
防守四月總兵官命周昂簡取銳卒爲牙兵得申居  
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寘鑄設宴邀總兵官姜  
某太監李增鄧某都御史安某核田少卿周某會飲  
安與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是  
日周昂集所選申居敬等六十人于其家以使者及  
諸守臣督漣事激之諭以寘鑄舉兵意却使從亂六

十人者皆聽命乃焚香飲誓酒以俟昂遂報何錦孫景文丁廣等知時寘鑄已宴客遣人詣周昂問計周昂何景丁廣等卽佯言有警報當出兵遂各率家丁及申居敬等皆預閉城門截諸巷隘乃馳至寘鑄第寘鑄亦預伏甲士堂後兵入遂卽席殺總兵太監等官分遣人殺都御史安某少卿周某于其公署又殺都指揮官等及諸吏民縱獄囚掠居民財欲殺叅議候某不果囚禁之遣人掠取官私船一十七艘泊河岸寘鑄僞出榜示居民劫鎮兵遣人招副總兵楊英游擊將軍仇鉞令各以兵來會皆佯許之楊英欲帥

衆往保王宏堡衆潰英奔靈州仇鉞帥衆還鎮寘鐠  
令釋兵仗入入卽奪其軍鉞單騎歸私第寘鐠乃遣  
其黨四出分據諸要害檄召靈州廣武等處兵助亂  
發公帑軍餉給賞將士又遣使脅取慶府及諸宗室  
金帛爲犒師費各以千計靈州戍將史鏞聞變分遣  
使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寘鐠大犒將  
士僞署何錦爲討賊大將軍周昂爲左副將軍丁廣  
爲右副將軍張欽爲先鋒將軍魏鎮楊泰等各僞署  
都護總管等官令孫景文撰僞檄以討姦臣劉瑾爲  
名傳布遠近其百戶鍾翺衛卒羅漢等乘亂劫奪官

民寘鑄皆斬以徇十三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聞變遣都指揮黃正帥兵二千四百人駐靈州仍檄楊英督靈州兵邀取船隻防守黃河御史周某時在延綏聞變會榆林撫鎮議遣副總兵侯鄖叅將時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合陝西官兵黃正等發靈州順河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畧舡一十七艘并器械至靈州東岸十五日寘鑄令周昂給賞諸將士遣張欽魏鎮賚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至則廣武戍將孫隆閉城不納曉以禍福孫隆遣總兵官曹雄令盡燔壩上所積薪芻勿令資寇十八日楊英爲書密致



仇鉞令爲內應寘鐮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錦議防禦策二十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親帥兵至靈州寘鐮等大懼遣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于壩上等處分路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周昂留居城中二十三人昧爽寘鐮欲出城祭社稷旗纛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奪兵家居鉞計已不出周昂必自來請乃託疾不出而伏家丁陶斌來得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卽與斌等擒斬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所親信卒楊真等百餘人布中外至是開門號召楊真等徑馳寘鐮第擊殺孫景文史

連等諸首惡并寘鑄所親信朱霞王環等十餘人又擒獲儀賓謝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遂將寘鑄并官眷拘繫之釋叅議侯某出馳報總兵官及諸將校知遣人詐傳寘鑄令召何錦帥兵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部下鄭卿等以擒寘鑄狀何錦方帥兵還城鄭卿等卽以所部兵擊殺胡壘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携衆心又往河口將巡河劉鉞姜永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王輔等脫身走前寘鑄所遣徐欽調平虜城百戶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閉詢知寘鑄被擒周昂已見殺卽帥衆還

走至楊福堡無所歸仇鉞速遣人至平虜城檄戍將  
使使殺朱洗于楊福堡餘衆宥令還城徐欽單騎遁  
至蘆溝被虜殺之何錦丁廣走賀蘭山外欲歸虜遇  
遊兵百戶馬總等擒獲械送軍門楊泰王輔等中流  
矢張欽復走陳後堡亦被擒械二十五日副總兵楊  
英總兵官曹雄各先後至寧夏會合仇鉞于寘鐫府  
第搜獲都御史總兵太監等官勅印關防符驗具存  
又獲寘鐫所造旗牌兵書等物及舊有冊印儀仗收  
貯公帑其貲財爲亂兵所掠先是守臣以事聞

朝廷遣太監張永會都御史楊一清討之五月永等

始至時城中各已撫定永乃會楊一清檄陝西諸路  
守臣紀驗功次械繫寘鐻及宮眷并首惡何錦等至  
京師其黨惡程保等皆斬于市諸撫臣鎮將被殺者  
奏請署置遂班師永還一清留總制三邊論功封仇  
鉞咸寧伯張永等各陞賞有差寘鐻至京賜死何錦  
等磔于市 論曰寘鐻狂豎子耳何錦等二二亡賴  
其敢于稱亂者有所侮而動也彼見寧夏之民怨入  
肌膚可必其從亂而無疑者然則禍亂之興無他民  
易與爲亂故耳古帝王所以不徒恃紀綱法度之嚴  
而拳拳于民心之固結者良有以哉嗚呼逆瑾柄用

于中而寘鑄稱兵于外事若不相蒙而其機實相爲  
通者雖桴鼓影響不若是速也乃寧夏西北重鎮其  
控戎虜備倉卒所宜戒衣袂于朝夕者至數人猖亂  
而上下錯愕將士皆靡然從風此其元戎之號令撫  
臣之節制可知已卒之身死人手豈爲不幸哉仇鉞  
不動聲色而能立奇功于虎吻亦偉丈夫也非謀勇  
過人能若是乎雖然寘鑄腹心爪距盡遣之出而獨  
留一周昂又復不備其輕脫寡謀蓋天奪其魄矣不  
然鉞豈能以匹夫而成功哉

劉瑾之變

劉瑾陝西西安人幼以閣被選入宮武宗在青宮時瑾得近幸正德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俱以青宮舊閣用事與上同臥起得與謀議中外目爲八黨瑾尤巧黠頗涉獵文義諳世故而性剛狠每爲上言弘治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朝廷徒擁虛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如悉更置令代者各入萬金爲貢不猶愈于賂司禮監乎上信之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貲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不勝

其擾 上寢不任用內閣旨多內批出輔臣劉健謝  
遷李東陽自劾乞罷 上留之瑾與諸閣導 上

以鷹犬遊獵時市易擊毬角觝爲樂往往輟朝不視  
事臺諫交章論之不報戶部尚書韓文憂甚語及輒  
泣下十月以郎中李夢陽言率臺省諸大臣上疏請  
誅瑾等而屬疏草夢陽詞甚懇事下閣議 上

諭輔臣令曲宥之劉健等持不下再疏請如臺省議  
上不允時瑾輩業已窘甚求留都安置不可得於  
是健等各上疏乞放歸田里明日 上令太監李榮  
手諸臺省疏召文等文與諸大臣入諸大臣皆惴恐

或咎文使人探閣議健曰事將濟第持勿輕下既至左順門營傳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意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寘之法幸少寬之侯上自處耳衆懼莫敢出一言李榮面文曰疏自公公云何文言羣小蠱惑亂政狀語雖正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榮哂曰疏備矣上不過欲少寬之于是衆闕然退榮入上見衆不力持議意遂安瑾等卽環上跪泣訴曰非上自主奴輩磔飼犬矣時司禮監太監王岳頗剛正深惡瑾等所爲初與太監范亨徐智力贊上從文等言于是瑾訴曰外廷所



以敢謹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且言岳等交通外  
臣狀 上遂收岳等下掖庭獄立命瑾入掌司禮監  
事兼提督京營明日制下允劉健謝遷致仕獨留李  
東陽輔政蓋前閣議時健持甚力至推案哭遷亦助  
之獨東陽默不言遂得留未幾竄王岳范亨徐智赴  
留都仍遣人中道縊殺之十一月欽天監官楊源以  
天文諫 上勿輕出遊獵瑾矯詔杖之留都臺諫上  
疏劾諸閹瑾矯詔逮繫錦衣獄瑾憾韓文日伺其過  
不得會內帑有偽金瑾謂事由戶部矯詔罷文官仍  
遣邏卒伺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去 上悉以諸司

章奏付瑾處斷初尚由內閣調旨後漸于私第批發  
臺省諸文武白事日候其門填溢衢路自臺諫正郎  
下皆長跪瑾自所建白則由內閣議李東陽極其褒  
美有剛明正直為國除弊之語云二年正月下郎中  
李夢陽獄尋宥之以韓文屬疏草也尚寶卿崔璿按  
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以公事將眷屬出京馳驛役  
民夫舁肩輿瑾俱奏捕下獄枷于市謫戍邊正月瑾  
矯詔廷杖逮至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皆罷之尚書  
林瀚主事王守仁論救瑾罷瀚官罰米三百杖守仁  
謫丞遠驛二月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以經筵不合

瑾庇之得遷留都侍郎忠謂廷和行須別瑾否廷和  
曰不可忠然之廷和乃密以錦綺辭瑾瑾遂厚廷和  
尋遷尚書廷和仍求入內閣許謝以二千金未幾如  
其言瑾令諸中貴鎮守各省者得預刑名獄訟于是  
民間細事無不以賄者南直隸巡撫都御史艾璞以  
勛戚家勢奪民田判歸民瑾納勛戚賂逮璞下錦衣  
獄捶幾死徙其家海南又連逐禮部尚書李傑張昇  
去夏瑾矯詔以謝遷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為朋  
黨榜示天下欽天監楊源復以天文諫語侵瑾瑾召  
詈之曰爾何官亦欲為忠臣乎杖之謫戍甘肅卒于

道其妻斬蘆荻瘞之都御史雍泰與瑾同鄉時家居瑾以尚書許進薦起用之尋遷南京尚書時卿佐遷無不賂謝瑾泰兩遷皆不謝瑾罷之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之邊又以馬文升劉大夏潘鐸嘗舉泰皆罰米有差瑾矯詔罷天下巡撫都御史又逮諸邊鎮巡撫都御史并督餉郎中下獄考核芻糧指摘論罪多沒商人貲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漸乏瑾又善矯飾傳會名教抑沮其同列谷大用鎮守太監言奏請于臨清開皇店瑾捕其獻計者罪之馬永成以私故欲陞錦衣衛百戶邵琪瑾持不可丘聚主東廠頗恣

肆偶忤瑾瑾發其事調留都王琇建新第于大內誘  
上居之因奏令賈人居積代諸計吏輸物內帑多  
獲羨餘利瑾聞怒曰豈有天子而攬納稅糧者乎  
罪其人事得寢其善矯誣如此三年正月天下諸司  
官入覲瑾每省索二萬金皆從富民貸入之吏部尚  
書許進雖不與瑾抗不媚瑾事頗欲自持兵部尚書  
劉宇緣瑾所私保國公僕厮朱贏得結驩遂罷進以  
宇代之時焦芳以媚瑾入內閣張采以媚瑾超遷侍  
郎瑾聞總督都御史楊一清築邊惡其太費逮至京  
以大學士王鏊言釋之又以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

稽考糧餉不詳都御史劉孟赴任稽緩俱枷示長安  
門暑雨晝夜不輟自是縉紳益重足而立夏六月朝  
罷得匿名書于班中指言瑾亂政事上見之瑾按班  
次請執五品以下朝官三百人跪午門外至脯時不  
遣時盛暑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薄暮俱下錦  
衣獄事竟無驗尋以李東陽言得釋瑾矯詔逮前尚  
書韓文劉大夏下錦衣獄文罰米二千石得免大夏  
謫戍肅州文以前上疏論劾故大夏以前節減諸費  
近侍皆不悅又焦芳劉宇共譖于瑾謂籍大夏家可  
得數萬金瑾遂以戶部文籍事逮文以土酋岑濬獄

辭故逮大夏大夏出都城觀者如市民間爲罷市父  
老涕泣士女携榼食走送至焚香密禱願其生還大  
學士王鏊都御史張泰皆以忤瑾罷學士張芮修撰  
何瑋見瑾不屈爲禮謫郡倅去初諸邊鎮屯田大墾  
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  
人入貲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  
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罷之且治各巡撫諸  
臣罪不令鹽商輸塞下粟諸邊鎮益困五年春瑾忌  
太監張永不甚下已伺間譖于 上調永留都奏旣  
可卽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勿令永復入永知徑趨

詣上前訴已無罪為瑾所構陷上召瑾至詰之語不合永卽于上前拳毆瑾谷太用等解之永得不行陝西安化王寘鑄謀反舉兵傳偽檄數瑾罪以誅瑾為名命張永及楊一清往討之至則寘鑄已就擒楊一清遂與永謀共誅瑾時一清留總制三邊八月永還獻俘乃與素所厚內侍張雄張忠定計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寧夏見寘鑄偽檄數其罪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因列其大罪十七事上意未決永曰少緩奴輩皆齏粉矣陛下將安歸乎上可其奏是夜命內侍召瑾永等請上至瑾宅



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內侍入瑾問  
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出門  
外內侍數人就執瑾付掖庭獄質明執付錦衣詔獄  
拷問得反狀磔于市三日被害者爭啖其肉盡籍瑾  
家屬并其黨誅之沒入其貲凡得金二十四萬錠又  
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  
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金銀湯  
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櫝穿宮牌五百袞  
龍袍四金龍盔甲三十五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  
百六十束他物稱是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等皆有

罪除名吏部尚書張綵下獄死瑾黨皆先後斥去前以忤瑾得罪者悉湔洗復其官允瑾所更張事改如

初

論曰瑾一闖豎耳其流毒縉紳貽禍宗社古今所罕見者此其故何哉蓋瑾青宮舊闈武宗素所信狎瑾所以蠱惑其視聽而揣知其意嚮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于儲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選也古人師保之訓如太公周召之于成王尚矣後世乃禮節繁多尊卑濶絕雖有官僚之設而接見不移時進講不數語啓沃雖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

與居者不過數闔耳朱墨易染鮑蘭殊臭安得不與之俱化乎嘗見孝宗在東宮時有老闔覃吉者口授孝宗學庸論語書每開說臺省政務及民間疾苦且拳拳于前代宦官專權誤國之弊孝宗時或從他闔誦佛經見吉至卽匿之易孝經展誦其見敬憚如此後孝宗嗣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吉青宮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武宗在儲位時有近侍如吉者數輩則亦豈至是哉

### 平江西寇

正德六年江西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

寨碼礮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峒賊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間招集亡賴貧民多歸之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其渠魁姓名不甚著時公私傳報惟以某地賊呼之官兵討之不能定屢招撫不從贛州賊執叅政趙士賢以貨贖之出華林寨賊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務金時居喪詔奪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大發兵討之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往與賊戰時有斬獲至是獨深

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擣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其  
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  
猖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諡節愍仍旌其子孝烈時  
官兵討他賊俱無功金又檄大同諸邊兵討賊雖時  
小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廣西田州等府狼兵協  
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橫  
無節制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之兵出不嚴禁又不  
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屠掠所殺傷良民甚衆江  
西多朝士或聞其家族被兵害乃洶洶倡議謂金不  
能平賊反多殺無辜又謂狼兵調集多且驕橫恐有

他變乃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卽勘金功罪實密使散處狼兵也金乃厚犒賞諸土酋稍嚴約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撫脅從且勦且撫諸賊黨來降者號新民仍用爲嚮導與漢土兵協力分勦之是時華林賊殺憲勢甚熾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承勛時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知畧可用承勛任用之人有謂承勛宜防不測者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承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日承勛召土酋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與貲皆君有也

猛問計承勛令猛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  
猛尚不知所往承勛始告之故令黃奇密入寨誘所  
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承勛乃與猛  
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  
至壘羣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  
百人奮刀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  
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  
皆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  
賊殲盡天猶未明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餘皆  
奔潰四出華林賊遂平于是移兵擊碼碯寨東鄉賊

皆平之時諸賊降號新民者官給貲產又下令禁民勿得報私仇新民頗効力故多籍之破賊云諸賊畧平定惟姚源洞賊尚猖獗叅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執劫以威廷舉不爲動日賦詩自慰時反覆譬曉之賊不敢加害廷舉因察識賊左右有謀勇者間得其情賄誘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獲免然賊負固不聽撫陳金等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又憚狼兵勇悍遂乞降王秩許之納款者相屬也或謂曩賊衆故納降以携其黨今華林礪礪東鄉賊皆平矣此賊勢孤援絕縱不降將安之况賊反覆無信恐爲他



日患不若乘勝撲滅之遂盡殺來降者賊乃大亂棄寨潰圍出踰饒信入徽衢諸郡縣大肆殺掠賊據險阨官兵猝難近旣棄險奔軼無所據金等督兵追襲浙東兵夾擊之其黨遂散所在被擒戮餘衆多降官府以脅從宥不治陳金乃奏于東鄉立縣隸撫州姚源峒立萬年縣隸饒州又于華林碼碯等處夷其寨壘移寘巡檢司控制之散遣狼兵歸廣西厚加犒賚仍分道先後行以防他變遂班師金始以言官論革官保秩至是事平以功大過小仍復舊官

論曰江西之盜始終以招撫爲害云王守仁有言招

撫之說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長  
惡怙終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  
于佯服隨叛之黨斯言得之矣江西羣盜其始以姦  
宄亡賴據險猖亂此平世稱兵首惡不宥也而守臣  
姑息苟且以招安縻之遂使益無所忌遠近效尤蜂  
屯蟻聚不可撲滅固已失之于其始矣及其猖獗之  
後屢討不克則脅從罔治古有明訓招撫之說誠有  
不得不用者然猶當論情罪之輕重別首從之科條  
庶恩威並行也乃果于殺降者則醜類不遺急于招  
納者則渠魁是縱甚至曲庇新民禁民不得報復遂

至殺人之父而子不得以攄其忿殺人之兄而弟不  
得以雪其耻屠城陷郡之徒皆得以安享其富貴則  
後來者亦何憚而不爲盜乎此所以諸寇雖平不旋  
踵而有橫水左溪泃頭之賊也

茲非招安之說又貽禍于其終乎然守臣之所以樂  
于招撫者非皆玩寇而負國者也以兵食則不足以  
法制則太繁用兵不免有勝敗之慮而論劾一及遂  
有僨事之誅招撫可以苟目前之安而境土稍寧遂  
無遷轉之滯則有司又何苦而不用招撫之策乎故  
用將之畧當察其心而姑畧其迹久其任而徐考其

成撫勦聽其所宜而功罪要于事定則庶乎國家有  
任事之臣而天下無難平之盜也

平河北寇

正德初劉瑾用事賄賂公行百官非貨入不得遷且  
禍及故倉墨風熾有司尤甚連歲值水旱瑾併徵數  
年積逋急使者苟午出敲朴慘酷百姓無不嗟怨思  
亂霸州文安縣民兄弟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任俠  
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劫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中  
貴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  
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

遂有輕朝廷心亡何行劫事頗洩露都御史甯杲  
捕之劉六等遂聚衆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  
等皆俠徒相結納爲盜會杲罷去正德六年秋七月  
兵部檄有司遂捕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帥衆  
劫之去遂反諸窮民嚮應之旬日有衆數千人屢敗  
官兵橫不可制流劫山東還入畿內京師戒嚴以右  
副都御史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  
還攻文安有趙燧者文安罷棄諸生也勇力任俠自  
負以其家屬被賊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爲劉七  
所獲遂從賊以通文義故遂得列爲渠魁時承平久

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惰游素未當矢石  
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之張偉亦統袴  
子不知兵中錫乃榜示各屬賊不殺掠有司勿擅捕  
仍給飲食賊降待以不死劉六等遂不殺掠至德州  
劉六來謁中錫推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  
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入朝廷  
無招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赦不得遂不聽撫  
仍大肆劫掠至故城賊戒衆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  
是中外謗騰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不聽中錫  
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

數萬人衆議勿迫京師須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  
南京大位具存可就彼封拜乃分其衆爲二劉六劉  
七齊彥名等爲一黨推劉六爲主楊虎劉惠趙鏐等  
爲一黨推楊虎爲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  
劉七還兵攻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又攻景州獻  
縣阜城略青縣靜海滄州焚劫漕舟若干楊虎等攻  
破興濟縣亦攻滄州劫糧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  
某畧南宮棗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帥兵  
擊之殺賊千餘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帥兵擊  
之官兵敗死者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尋釋之虎

等亦往山東蒙山等處副總兵李瑾帥兵擊之敗績  
虎等遂畧濟南東昌兗州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唐  
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 朝廷見馬中  
錫等無功諸中貴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辨乃命太監  
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控禦  
檄宣府游擊許泰郅永大同副總兵張復游擊江彬  
帥邊兵入討之逮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巡撫山東  
都御史邊憲俱下獄除名去以不能禦賊故也又著  
爲令州縣官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罪論死時劉  
六楊虎二寇皆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劫



郡縣已復分爲二楊虎略得崔氏爲妻亦驍健時領  
賊衆劫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  
爲賊所破惟不敢近樂陵樂陵令許達築城浚隍令  
城內外民皆環其室築土墻高過其簷家開圭竇僅  
可一人出入令壯夫執刃候竇內號令嚴明亡何賊  
至舉火火無所施入土竇被守者擒斬之旗舉伏發  
賊殲焉事聞擢達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氏以  
千騎犯利津達禦之斬首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  
破之達河南人後爲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難云齊彥  
名分兵南畧至裴子岩會游擊許泰兵至擊之殺賊

八九萬人追至大名府又斬獲一千餘人楊虎等破  
靈山衛日照等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宿遷高  
郵衛兵禦之敗績死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  
官兵擊之舟覆虎溺死衆推劉惠爲主趙鏊副之遂  
執高郵衛指揮陳朋至靈璧縣令陳伯安帥兵禦之  
兵敗亦被執伯安不屈劉惠欲加害趙鏊勸令釋之  
遂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某尋釋  
之破歸德府至亳州指揮石某帥衆及僧兵三百禦  
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蔡縣致仕知  
府某及邑庠諸生數人饋金帛馬匹求免攻城劉惠

許之時劉六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爲河北害劉  
惠趙鏖寇略河南劉六等爲官兵所敗勢稍微衆五  
六萬人劉惠趙鏖至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用事  
稱主事僞署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鏖爲  
副元帥翰爲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  
應列宿數通計諸營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於是河  
南賊爲獨盛僉事孫某遣人賫黃榜招之賊具乞  
恩疏達 朝廷以誅姦臣爲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  
采死之并殺御史任某都指揮詹某又破上蔡知縣  
霍恩死之事聞并前棗強知縣段彖等俱有卹典得

贈謚賜廕焉乃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專討河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鏊聞南陽有備去攻唐縣知縣某帥衆禦之晝夜登城拒戰賊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鏊見賊聚衆乃分遣賊徒于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劫掠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爲總兵劉暉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隸香河寶坻諸處劉惠趙鏊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取芳

衣冠被庭樹劍斫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  
攻鈞州不克欲屠城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  
始潁州等處時賊衆多散遣南畧會都御史彭澤及  
河南鄖陽都御史總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至并湖  
廣土兵擊賊屢敗之斬獲賊衆及渡河溺死者五千  
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者甚衆遂大敗被追急奔光山  
六安諸處又攻破舒城縣復還商城僉事郭詔督兵  
追至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焚死二百餘人  
又天雨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  
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

遇叅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  
 又賊三百餘人由信陽劫掠往桐栢知縣李聚敗之  
 擒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劉機敗之擒斬數十人奔  
 固始光州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畧盡餘衆散入  
 湖廣河南界山中河南僉事王玘追襲賊屬劉覺勝  
 趙高等擒之劉惠趙鏊帥餘賊萬人至應山縣僉事  
 郭詔等帥兵追及于二郎畷擊敗之斬首百餘級墜  
 崖溺水死者一千餘人衆潰散劉惠不知所終趙鏊  
 與邢本道等餘賊至應山東化山下趙鏊削髮鬚假  
 僧人真安度牒為僧邢本道及餘賊四散奔軼趙鏊

遊食至江夏爲軍人趙成所獲時正德七年夏四月也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王田等處招集餘黨稍衆奔至清縣叅將王杲帥兵擊之兵敗杲陣亡伏羌伯毛銳帥京營兵與戰于真定之境銳大敗軍資喪亡畧盡遇宣府遊擊許泰兵救之銳以身免失所佩印徵還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僅罷歸第劉六劉七齊彥名屢敗復集賊徒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則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冒功賊過兵遇平民

亦殺之大同遊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  
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爲理故屢報捷斬首級  
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勅獎諭犒師費大  
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閏五月劉六等屢爲邊  
兵所敗由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爲湖廣土兵所  
扼劉六并其子劉仲淮被追急赴水死劉七與齊彥  
名等奪舟入江奔南通州復至蕪湖下鎮江南京都  
御史陳某帥操江兵與戰敗績官兵溺水死者甚衆  
然賊衆亦潰散劉七等欲自通泰趨淮安復還山東  
爲揚州兵所扼復自通州沂流至九江七月復下南



京賊敗亡餘衆往來江上官兵莫能禦七月劉七與  
齊彥名等帥餘賊復舟駐狼山大風作舟壞劉七等  
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覆溺水死  
齊彥名等爲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鏐械繫赴京師  
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  
大寬爲高平伯太監陸閭弟陸永爲鎮平伯咸寧伯  
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已陞右都御史  
加太子太保召總臺務廕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  
賞有差諸中貴勲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冒功授錦  
衣官秩者千餘人內帑儲積亦耗竭或傳數年後有

人見劉七于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  
論曰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  
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  
宗之慶澤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畧  
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以  
失策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  
彼此邪成敗遲速幸不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  
完等封拜崇顯是惡足爲賞罰邪要之摧敗賊鋒者  
諸邊卒之功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騫中  
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勩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

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晷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  
律相爲犄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鈞州城不  
屠而入泌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  
謂其無良心也